

## 卷第二百一 才名（好尚附）

才名 上官儀 東方虬 蘇頌 李邕 李華 李白  
好尚 房琯 韓愈 李約 陸鴻漸 獨孤及 杜兼 李德裕 潘彥 宋之憇 朱前疑  
鮮於叔明 權長孺

才名

上官儀

高宗承貞觀之後，天下無事，上官儀獨持國政。嘗凌晨入朝，巡洛水隄，步月徐轡，詠詩曰：「脈脈廣川流，驅馬歷長洲。鵲飛山月曙，蟬噪野風秋。」音韻清亮，群公望之若神仙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東方虬

左史東方虬每云：「二百年後，乞與西門豹作對。」尤工詩。沈佺期以工詩著名，燕公張說嘗謂之曰：「沈三兄詩，直須還他第一。」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蘇頌

蘇頌少聰俊，一覽千言。景龍二年六月二日，初定內難，准（明鈔本准為唯。）頌為中書舍人，在太極後閣。時頌尚年少，初當劇任，文詔填委，動以萬計，時或憂其不濟。而頌手操口對，無毫釐差失。主書韓禮、譚子陽轉書詔草，屢謂頌曰：「乞公稍遲，禮等書不及，恐手腕將廢。」中書令李嶠見之，歎曰：「舍人思若湧泉。嶠等所不測也。」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李邕

李邕自刺史入計京師。邕素負才名，頻被貶斥。皆以邕能文養士，賈生、信陵之流。執事忌勝，剝落在外。人間素有聲稱，後進不識。京洛阡陌聚看，以為古人，或將眉目有異，衣冠望風，尋訪門巷。又中使臨問，索其新文，復為人陰中，竟不得進改。天寶初，為汲郡北海太守。性奢侈（明鈔本侈為俊），不拘細行，馳獵縱逸。後柳績下獄，吉溫令績引邕，議及休咎。厚相賂遺，詞狀連引，敕初（明鈔本初作祁）順之。羅希夷馳往，就郡決殺之。邕早擅才名，尤長碑記。前後所制，凡數百首；受納饋送，亦至鉅萬。自古鬻文獲財，未有如邕者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李華

李華以文學名重於天寶末。至德中，自前司封員外，起為相國李梁公峴從事，檢校吏部員外。時陳少游鎮維揚，尤仰其名。一旦，城門吏報華入府。少游大喜，簪笏待之。少頃，復白云：「已訪蕭功曹矣。」穎、功曹士也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李白

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，舍於逆旅。賀監知章聞其名，首訪之。既奇其姿，又請所為文，白出《蜀道難》以示之。讀未竟，稱歎數四，號為謫仙人。白酷好酒，知章因解金龜換酒，與傾盡醉，期不間日，由是稱譽光赫。賀又見其《烏巖曲》，歎賞苦吟曰：「此詩可以泣鬼神矣。」曲曰：「姑蘇台上烏棲時，吳王宮裡醉西施。吳歌楚舞歡未畢，西山猶銜半邊日。金壺丁丁漏水多，起看秋月墜江波，東方漸高奈樂何。」或言是《烏夜啼》，二篇未知孰是。又《烏夜啼》曰：「黃雲城邊烏欲棲，歸飛啞啞枝上啼。機中織錦秦川女，碧紗如煙隔窗語。停梭向人問故夫，欲說遼西淚如雨。」白才逸氣高，與陳拾遺子昂齊名，先後合德。其論詩云：「梁（梁字原闕，據明鈔本補）陳已來，豔薄斯極。沈休文又尚以聲律，將復古道，非我而誰歟！」玄宗聞之，召入翰林。以其才藻絕人，器識兼茂，便以上位處之，故未命以官。嘗因宮人行樂。謂高力士曰：「對此良辰美景，豈可獨以聲伎為娛。倘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。可以誇耀於後。」遂命召白。時寧王邀白飲酒，已醉。既至，拜舞頽然。上知其薄聲律，謂非所長。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。白頓首曰：「寧王賜臣酒，今已醉。倘陛下賜臣無畏，始可盡臣薄技。」上曰：「可。」既遣二內臣扶之，命研墨濡筆以授之。又命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。白取筆抒思，略不停綴，十篇立就。更無加點，筆跡適利，鳳跗龍拿，律度對屬，無不精絕。其首篇曰：「柳色黃金嫩，梨花白雪香。玉樓巢翡翠，珠殿宿鴛鴦。選妓隨雕輦，徵歌出洞房。宮中誰第一，飛燕在昭陽。」玄宗恩禮極厚，而白才行不羈，放曠坦率，乞歸故山。玄宗亦以非廊廟器，優詔許之。嘗有醉吟詩曰：「天若不愛酒，酒星不在天。地若不愛酒，地應無酒泉。天地既愛酒，愛酒胡愧焉。三杯通大道，五斗合自然。但得酒中趣。勿為醒者傳。」更憶賀監知章詩曰：「欲向東南去，定將誰舉杯。稽山無賀老，卻棹酒船回。」後在潯陽，復為永王璘延接，累謫夜郎。時杜甫贈白詩二十韻，多敘其事。白後放還，遊賞江表山水。卒於宣城之彩石，葬於謝公青山。范傳正為宣歙觀察使，為之立碑，以旌其隧。初白自幼好酒，於兗州習業，平居多飲。又於任城縣構酒樓，日（日原作三。據明鈔本改。）與同志荒宴其上，少有醒時。邑人皆以白重名，望其重而加敬焉。（出《本事詩》）

好尚

房琯

蘇州洞庭，杭州興德寺。房太尉琯雲，「不遊興德洞庭。未見佳處。」壽安縣有噴玉泉石溪，皆山水之勝絕者也。貞元中，琯以賓客辭為縣令，乃鑿翳薈，開徑隧，人聞而異焉。太和初，博陵崔蒙為主簿，標準於道周，人方造而游焉。又顏太師真卿刻姓名於石，或置之高山之上，或沉之大洲之底，而雲，「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。」（出《傳記》）

韓愈

韓愈好奇，與客登華山絕峰。度不能返，發狂慟哭，為書遺（書遺二字原作遺書，據明抄本改）華陰令。令百計取之，乃下。又李氏子為千牛，與其儕類登慈恩寺浮圖。窮危極險，躍出檻外，失身而墜，賴腰帶掛釘，為風所搖，久而未落。同登者驚倒檻中，不能復起。院僧遙望急呼，一寺悉出以救之，乃連衣為繩，久之取下。經宿而蘇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李約

兵部員外郎李約，汧公之子也。以近屬宰相子，而雅愛玄機。蕭蕭衝遠，德行既優。又有山林之致，琴酒酒德詞調，皆高絕一時。一生不近女色，性喜接引人物，而不好俗談。晨起草裏頭，對客感融，便過一日。多蓄古器，世謂之博古堂。其子李約，亦好玄機。其子李約，亦好玄機。

又養一猿名生公，常以之隨。逐月夜泛江，登金山，擊鐵鼓琴，猿必嘯和。傾壺達夕，不俟外賓，醉而後已。約曾佐李庶人錡浙西幕。約初至金陵，於府主庶人錡坐，屢贊招隱寺標緻。一日，庶人宴於寺中。明日，謂約曰：「十郎嘗誇招隱寺，昨遊宴細看，何殊州中？」李笑曰：「某所賞者疏野耳，若遠山將翠幕遮，古松用采物裹，腥羶洩鹿培泉，音樂亂山鳥聲，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。」庶人大笑。約性又嗜茶。能自煎。謂人曰：「茶須緩火灸，活火煎。活火謂炭火燄火也。」客至，不限甌數，竟日執持茶器不倦。曾奉使行硤石縣東，愛渠水清流，旬日忘發。（出《因話錄》）

#### 陸鴻漸

太子文學陸鴻漸，名羽。其生不知何許人。竟陵龍蓋寺僧姓陸，於堤上得一初生兒，收育之，遂以陸為氏。及長，聰俊多聞，學瞻辭逸，詼諧談辯，若東方曼倩之儔。鴻漸性嗜茶，始創煎茶法。至今鬻茶之家，陶為其像，置於錫器之間，雲宜茶足利。至太和，復州有一老僧，雲是陸僧弟子，常諷歌云：「不羨黃金壘，不羨白玉杯，不羨朝入省，不羨暮入台。唯羨西江水，曾向晉陵城下來。」鴻漸又撰《茶經》二卷，行於代。今為鴻漸形者，（明抄本者作貌）因目為茶神。有交易則茶祭之，無以釜湯沃之。（出《傳載》）

#### 獨孤及

常州獨孤及，末年尤嗜鼓琴，得眼病不理，意欲專聽。（出《傳載》）

#### 杜兼

杜兼嘗聚書萬卷，每卷後必自題雲，「倩俸寫來手自校，汝曹讀之知聖道，墜之鬻之為不孝。」（出《傳載》）

#### 李德裕

李德裕與同列款曲。或有徵所好者，德裕言：「已喜見未聞新書策。」崔魏公鉉好食新餛飩，以為珍美。從事開（從字原缺，開原作聞，據北夢瑣言補改）筵，先一日前，必到使院索（索原作案，據北夢瑣言改）新煮餛飩也。杜關公悰每早食饋飯乾脯。崔侍中安潛好看鬥牛。雖各有所美，而非近利。與夫牙籌金埒，錢癖谷堆，不其遠乎！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## 潘彥

咸亨中，貝州潘彥好雙陸，每有所詣，局不離身。曾泛海，遇風船破。彥右手挾一板，左手抱雙陸局，口銜雙陸骰子。二日一夜至岸，兩手見骨，局終不捨，骰子亦在口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## 宋之遜

洛陽縣丞宋之遜性好唱歌，出為連州參軍。刺史陳希古者，庸人也。令之遜教婢歌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，呦呦而唱。其婢隔窗從而和之，聞者無不大笑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## 朱前疑

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，其妻有美色。天後時，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，有婢蓬頭垢面，偃肩蟠腹，寢惡之狀，舉世所無。而前疑大悅之，殆忘寢食。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，信不虛也。夫人世嗜慾，一何殊性。前聞文王嗜昌■，楚王嗜芹苳，屈到嗜芰，曾皙嗜羊棗，宋劉雍嗜瘡痂。本傳曰：「雍詣前吳興太守孟靈休，靈休脫襪，黏炙瘡痂墜地，雍俯而取之殮焉。宋明帝嗜蜜漬蟪蛄，每啖數升。是知海上逐臭之談，陳君愛丑之說，何其怪歟？天與其癖也。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## 鮮於叔明

劍南東川節度鮮於叔明好食臭蟲，時人謂之蟠蟲。每散，令人彩拾得三五升，即浮之微熱水中，以抽其氣盡。以酥及五味熬之，卷餅而啖，雲其味實佳。（出《乾鑿子》）

#### 權長孺

長慶末，前知福建縣（明抄本縣作院）權長孺犯事流貶。後以故禮部相國德輿之近宗，遇恩復資。留滯廣陵多日，賓府相見，皆鄙之。將詣闕求官，臨行，群公飲餞於禪智精舍。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癖。乃於步健及諸庸保處，薄給酬直，得數兩削下爪。或洗濯未精，以紙裹。候其酒酣進曰：「侍御遠行，無以餞送，今有少佳味，敢獻。」遂進長孺。長孺視之，忻然有喜色，如獲千金之惠，涎流於吻，連撮噉之，神色自得，合座驚異。（出《乾鑿子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